

满堂娇 第4卷



第四卷 暖春

第一章 扇子记(上)

话说上一回相公子在院子里拾了一团纸，草草看得几眼，怒发冲冠，握着拳就想去隔壁揍人。走到大门首，正好看见几只狗在那里戏耍，他冷静下来。回到房里把纸团再看一回，撕得粉碎丢进马桶里。出来要见真真。

真真因房里闷热，合小梅在后园树林里歇凉。二门上该班的使女晓得，就请相公子到后园去。所以相公子进了后园，就见着树林子里铺着凉席凉床，许多姑娘媳妇坐在那里，几个翠执着月琴笛子取乐，真真笑嘻嘻的坐在一角，手里还在做一件小人的衣裳。

小梅眼尖，看见相公子来，忙道：“相三爷来了！”搬来了张藤床给相公子坐。众人四散，等到翠墨送上茶水瓜果上来，只有小梅一个在边上。真真看他脸色像是有话话，就道：“小梅，你跟翠墨到那边去摘些南瓜藤跟南瓜花，咱们晚上清炒着吃。”

翠墨会意，拉着小梅走了几步路，在不远不近的花架下坐着。

小梅道：“不是去摘花藤？”

翠墨笑道：“想是相公子有话找小姐说，又不想叫咱们听见，可是小姐又不想叫咱们走远，你只在这里坐地，我去园子口叫她们几个人来摘菜。”远远的喊

了几声，自有小丫头去摘。

相公子看她两个走远，沉默了一会，道：“那个客院紧贴王举人家。方才那边抛出一个纸团来，写着些关系梅小姐的话。虽然你不是真的梅小姐，到底保不齐底下人不说闲话。”

真真冷笑道：“我自处处小心，行动处都不少人的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难道叫我这辈子都避着这个不是东西的王举人，有他在的所在，我就要退避三舍么？”

相公子叫真真说的额上滴汗，慌忙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是怕王举人对你再使下作手段，你防着他有什么用，今日丢纸团说些什么私会，明日出去到青楼再说些什么私情，虽然与你无伤，到底几只疯狗叫的也烦，不如收拾了他，叫他死心算事。”

真真想到旧事，面上浮起一层红来，道：“其实，我是想亲手叫他狠狠吃个亏的，只是相大哥已是叫他家丢了银子，落井下石的事我做不出。”

相公子情急，道：“我来做，只是你莫怪我总揽着你的事。”

真真的脸涨的通红，好半日才道：“若得他醒悟，不只与我是件好事，就是那姚氏，也是要谢你的。”

相公子听了心里满不是滋味，他王举人这般对你，你只要我点醒他，这不还是为着他么！转念一想，真真肯叫我打发王举人，却是把我当自己人看了。这醒悟二字，实是婉转提醒我莫是因为替她出气引祸上身。这般想着，转伤心为喜欢。他本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常常都是脸上带笑对人。只有在真真跟前，喜怒都是随心，不晓得掩饰一二，可见情之所钟。

真真看他先怒后笑，晓得他体会了自己的心思，越发的羞了，站起福了一福道：“虽则与他做不成夫妇，也当不说他的不是。只是他总是想着我会回头，却是烦恼，我原也想再合他见一面说个明白，又怕说不来话。相大哥你尽知我的心意，就请你转告罢。”

相京生连连点头，体贴真真害臊，勿忙回了一礼就出来。回到院子里，他想了想，出门到扇子店去，挑了一张上好白扇面，一钱银子唤个柳山人画了一副“才子戏佳人，相约八仙祠”的画儿，叫佳人头上插一只梅花钗，才子怀里抱一

只头上有王的老虎。又写了几句半通不通的句子，透着两日后在八仙祠候的意思。回来把真真看，道：“我与他个苦头吃吃，那一日你大清早就出去，或是到我庄上去，或是到令姐那里去，可使得？”

真真笑道：“我正要去老宅瞧瞧，就是后日罢。其实我倒想去瞧瞧你做戏的。”

相公子笑道：“手段又不光彩，只怕说话还不动听，你听了要恼的，不如不听。”想了想又道：“大后日晚上有个什么寺做法事，要唱戏放焰口放荷花，极是好耍。我备一只船，咱们十来个人去瞧瞧好不好？”

真真笑道：“你看我家这几个，我能说不去？”果然，小梅正合吉祥如意挤眼。听见小姐说她们，都道：“整日闷在家里闷坏了，正好出去走走。”

相公子一笑，回到客院叫收拾东西家去，他在墙边站了一站，听见那边只有老太爷咳嗽之声，并无别人走动说话，就把扇子抛过高墙，回去相家庄安排了。

且说那柄扇子，正好打在王老太爷身上，王老太爷捉住了看是一柄新扇子，喜欢的就把骂人的话收起。

姚家人打断了他的腿，其实滴珠心里也有些怕他去官府告，所以尽用好医好药替他治，一边威逼一边利诱，口口声声都是爹娘疼爱她，许了多少多少金珠把她用，说得王举人合王老太爷待想去告，又舍不得她家泼天的家私。

那一日马三娘何等威风，姚员外何等疼爱女儿，姚家的管家何等如狼似虎。王老太爷虽是断了腿，恨极了姚滴珠。看在还没到手的金珠的份上，他一口硬气就不得到底，挑唆儿子告官不成，盘算等儿子做了官，到儿子任上去，他再合姚滴珠算这个帐。

王慕菲那二十板跟小怜挨的二十板却是天上地下。小怜只剩半口油气，连药都吃不得。王举人在床上睡了一天半就下地，自家心里觉得还不如那小二黑咬的狠呢。只是吃丈母娘打板子，面子上无论如何下不来，所以不肯给滴珠好脸色，每日都要到老子处抱怨几句，也不过空口说说罢了。

姚滴珠却是存心不叫人在他们跟前看着，每回王举人进西院，她就潜在外

边偷听，听到不快活了就出来说几句。所以王低父子但要说话，都是贴着墙根处说。

这一日滴珠已来过一回，说了几句话拎着王举人回去读书。那院里当值的只要老庆爷伤好，别的事都不在心上，所以无人搬老太爷回屋。相公子这把有意思的折扇叫王老太爷拾着，翻来翻去看了一会看出门道来，藏在袖内不做声。到点灯时分他故意喊腿痛，要儿子过来瞧他。

因房里无人，老太爷就道：“你叫我丢的那几张纸想是传到那梅小姐手里，这是回信。”

王慕菲打开扇子看，并不是真真的字，然一个梅字一个王字是看得出来的，想是她害臊在字画店里订制的，这是何等有心，喜欢的嘴都合不拢，不住口道：“是真真，我就说嘛，她哪里是真舍得弃我，偏要合我赌气。”翻来翻去看了许久，看出是约着他后日在八仙祠相会。这却是难事，他一边想，一边握着扇子回到他们院里，姚滴珠坐在灯火耀眼的画堂里冲他微微笑，他心里一跳，那扇子失手跌在台阶上。蓦地身上汗毛都扎起来。

姚滴珠看见，笑道：“公公的腿可好些了？”

王慕菲道：“好些了。”脚下发虚，挪到楼梯处，笑道：“我去楼上”

“自今日起，再加两个时辰功课。”姚滴珠心里记着马三娘临走时对她说的话，笑道：“我家搜罗了那许多时文卷子，你一日再背两篇吧，睡前我看你背。”冲小桃红抬起下巴，小桃红忙走过一边道：“姑爷，请上楼吧。”

王慕菲才走得几步台阶，小桃红已是把门关起上拴，不必她家小姐吩咐，到外头拾了那柄扇子奉到滴珠面前。滴珠也看过几折风月戏文，晓得至亲至爱才送扇子的，接过来心里已是汪着一滩醋在那里。打开来一看，却是梅小姐约王举人八仙祠相会，日子时辰都有。她冷笑去妆合里取出真真把她的那封贺信，对了一会看出不是真真的字，这个东西却做不得偷情的证见，就把扇子举到烛上烧掉。

第二日清早起来，滴珠就道：“我今日心里发慌，想去烧香听经，阿菲你与我同去罢。”

王慕菲道：“去哪里？”

滴珠笑道：“我只信杭州灵隐寺，要烧香只去那里。”

去灵隐寺来回也要四五日，这却是怕那梅小姐找他，所以要调他离家？王慕菲斗胆道：“转眼就是春闹，我这里还有许多卷子不曾细看，你自去呀，我反锁了二楼，只在楼上不下来就是。”

滴珠忍住冷笑，点头叹道：“还是功名要紧，你只在家罢，我把小桃红带去，也叫菩萨保佑她肚子里的孩儿。”

小桃红大惊，唬得脸都发白了。王举人看在眼里，实有几分心疼孩儿，然他想姚滴珠从前不曾对小桃红怎么样，马三娘又是她有孕没有打她，滴珠必不敢趁他不在暗害。反而觉得小桃红有些可恶。这些日子恁般多心，背着人在他跟前只是哭，比不得从前软语娇柔可爱，一朵花儿不能解忧反添烦恼，王举人实是有些后悔睡了她。只是看孩子份上，待她还有两分好声气罢了。

那个小怜从来都是文斗不会武斗，又没有小桃红有眼色，搬了滴珠的衣裳去她房里，姚家上下谁也不待见她。马家管家们打她都是从重，又要留着她一口气，不叫世人说姚家容不得女婿纳妾，所以她伤虽重，自有管家媳妇与她上好药，性命虽然无碍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屁股却打得稀烂。王慕菲不来瞧她，她不敢骂滴珠，但得小桃红在跟前，必要提着淫妇的名儿骂一场。

滴珠晓得，也不气，只把小桃红搬到东厢去，叫她两个人一个住南屋一个住北屋。王举人嫌这两个女人吵闹，宁肯跟滴珠睡，也不走近东厢一步。小桃红抱怨是小怜不会说话连累举人不进东厢，小怜是恨唯她有孩儿没有挨打，两人各怀心思，都极气闷。

姚滴珠实有十二分要强，虽然对王慕菲越来越失望，且不说舍不得举人娘子的名头，从来好女不嫁二夫，世上夫妇尽有不合的，哪个不是将就？她只道管着王举人中了进士做了官，当官的人都要名声，王慕菲又是个极要面子的，她明媒正娶来，正房大夫人的位子自然不会倒。只要她娘家兴旺，她再生出几个儿子来支撑门户，王家还是她的王家。所以这几日她虽然白日里冷嘲热讽，晚间上了床，待举人却是和气。

王举人心里恨她入骨，却不是那等不解风月之人，到了床上也要将就一二，说不得有个鱼水之欢，所以两个都似那唱戏的一般，把冷心冷面收藏起，俱换了一张笑脸和气过日。

王慕菲就道：“小桃红，明日你们小姐带你去杭州耍，你去歇歇罢。”对滴珠笑了一笑上楼去。

滴珠看他上去，就把笑脸收起来，道：“小桃红，你怕什么？难道我生吃了你不成？你要不去，我叫小怜与我同去。”

小桃红忙跪下道：“婢子不敢。”

滴珠想了想，与她定心药吃，笑道：“你是怕我对孩子不好？傻丫头，生出来他要认我做母亲的，我能对自己的孩子不好？你自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必叫你把这个孩儿好好生下来，你是我姚家人，我必护你周全。”

小桃红一夜无眠，第二日黑着眼圈随小姐出门。姚滴珠吩咐几个管家看好王老太爷，出得门来，思量别处都不好去得，只有酒坊后边还有两进院子，不如去那里住。

她叫把轿子抬到那里去。罗朝奉实是个老实人，听说姚氏要来借住一二日，就把自己住的小院让出来，另在帐房里搭了个铺跟几个伙计同住。偶然看见大肚子的妾，甚是感叹：这个妇人实是命苦，自家没有生养原不必守节。偏生妾有了孩儿，虽说是夫家的骨肉，到底隔着一层，养大了不见得认她。可怜她一个青春年少的妇人不得不守，要夜夜过那数铜钱的凄凉日子，甚是看不过去。

他忍不住在对门菜馆里三个钱买了一碟煮蚕豆，回来倒了一大碗酒在柜上吃着。

几个姚家的管家出入买菜，要问他买酒。罗老板正是叹息姚氏命苦的时候，道：“房东家要吃酒，谈何买字，你拣那好的搬一坛去。”

那几个人因他大方可亲，都坐下来合他闲话，提起小姐命苦，嫁了个举人，丢了许多钱财，偏那举人还不老实，纳了妾不算，还想着勾搭隔壁的梅小姐，都咒骂王举人不晓得好歹。

罗都管听一句惊一句，这位姚氏生的美貌又写的好字，为人又和气又精明，

那王举人不知是几世修来的，才讨得这样一房好堂客。偏还不知爱惜，又是妾又是什么梅小姐，可怜他老罗都三十岁了，为人这样老实厚道，要讨个老婆都没得。偏苏州人都说他是外来的，不把女儿嫁他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。心里转觉得姚氏比那守寡的女人还要可怜。听说她第二日要去八仙祠看琼花，忙道：“雇的车不好，我才置的新式样轿车，昨日才从车行领来，正好请举人娘子试坐，若是不好我就退回去。”

滴珠听说，笑了一笑，到后院看那车，果然是新式样，做的极是精巧，地方又大，里头一半是张床铺，一半安着铺软垫的长凳，还能再睡一个人。她就起了好奇心：这个姓罗的不过是个小生意人，要这样好车做什么？忍不住出来问罗老板。

罗老板吃的半醉，看见佳人笑嘻嘻来问，大胆道：“我原是要在苏州娶房妻室的，所以先买个好车，等娶了娘子带她回老家去，也叫我罗氏族里瞧一瞧我的本事。”

滴珠笑道：“这个车却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不多，一百多两，那马八十两。”罗老板笑呵呵道：“举人娘子，你不晓得呢，原来在苏州开酒坊极是好赚。”

姚滴珠叫醉鬼的几句话气得半死，她开酒坊却是赔了钱的，怎么到人家手里就是赚？姚滴珠眼珠转得几转，打定主意先收拾了王慕菲，再来套这个姓罗的生意经。

相公子跟姚滴珠都张着罗网，要收拾王举人。可笑那王举人一点都不晓得，趁着娘子不在家，翻出他压箱底的几件好衣裳，又是洗又是浆，到晚上还要水洗头洗澡，嘴里含着丁香睡到天明。起来梳了一个油光可鉴的头，用真真亲手替他织的带玉环的网巾罩了头，又扣上顶软唐巾。想着真真爱素净，挑了领玉色圆领穿，里头却是衬着紫红布的中衣，取滴珠的明水玻璃镜看，好一个翩翩小秀才！这一身，除了他王举人，哪个穿起来有这样好看？

他把帽子正了正，夹着几卷书对守后门的管家说，我要在园里读书，你们锁了门吃草饭去罢。”

那几个管家却是得了滴珠吩咐要放他出门的，闻言走了个一干二净。

王举人看四下里无人，把书去在一边，取了藏起的竹梯架在后墙，嗖嗖两下过墙。墙那边正好有一棵柳枝，连梯子都不必搬，揪着枝条就从树上下来了。

他怕人看见，一路小跑进城门，才雇了顶轿子坐着。

那八仙祠虽说是个好耍子的去处，这样热天哪有人去耍。相公子又是提前一日做了安排，喊了认得王举人的管家妆了香火道人，看见王举人来，接着进门领他各处随喜，指点他道：“此处常有贵人家的小姐来耍，公子若是要等人，不妨留着表记在这个桥上，指着那个院子，你自在院里等。”

王举人想了想，把网巾上一枚玉环取下，搁在桥柱子上。那道人却是热心，揪了根草替他指方向，又带着他到那边小院里去。

小院里却是种着几本芭蕉，小小两间房舍，一间摆着数张竹椅，一间却是卧房，收拾的纤尘不至，牙床凉席玉枕俱全，窗边还有一个妆台，边上半盆清水，浸着雪白的手巾。王慕菲虽是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也晓得这是大户人家小姐夫人合情人私会偷情的所在了，难怪方才那个道人会那般安排。

只是真真这般安排，她是从哪里晓得这些的？难道有人诱她？想到那个马惊雷合那位相公子常常在隔壁出入，他恨不得一把把假妆梅小姐的尚真真揪过来责问。

正恼怒间，突然一个妇人站在门口笑问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第二章 扇子记(中)

王慕菲听见，愣了一会才想起是喊他，忙应道：“就是在下，敢问……”

那妇人笑起来，道：“此处人来人往，不是说话处。”将手里握着的那枚玉环递给他，就拉他的手儿。

那玉环在妇人手里握的温温的，带着甜腻腻的脂粉香气，王慕菲接在手里，心神就有些荡漾。再得一双白白软软的手来牵他，这样久违的温存叫他想起真真来，晕晕乎乎的喊：“真真。”

那妇人听见，就似手触到烙铁一般，把手缩回去，嫣然一笑道：“王小舍人，你随我来。”娉婷在前引路。

王慕菲猜不出她是什么人，心里打鼓：这个妇人生得甚是貌美，又有些儿风流，看上不去像正经妇人，真真怎么会合她相与？虽则走了几步，站在门口不肯动。

那妇人走到院门处，回首看他不动，笑道：“小妇人原是此处掌院的家眷，小姐们来了，都是小妇人照管。”

原来是个马泊六，王慕菲落后几步跟着她，这个妇人前面看着三十来岁年纪，从后背看腰肢极细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，风情极是动人。她又是那掌院的家

眷，想来那位掌院的帽子就合那树叶儿般绿油油。王慕菲又想到真真合她打交道，难保不会被她引诱，不禁把眉头皱的紧紧的。

那妇人引着他走后门出来，穿过一条窄巷，指着绿柳深处一扇红漆门道：“就是那里了，小舍人，若得闲，不忘常到八仙祠来耍。”抛给他一个眼风儿，甩着一块娇滴滴葡萄紫的手巾回头，还哼着戏文：“他为你梦里成双觉后单，废寝忘餐。罗衣不奈五更寒，愁无限，寂寞泪阑干。”

王举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妇人，魂灵儿都差点随着那方帕子走了。还好世上的物事最重的就是金银，一文钱都压得倒英雄汉的，何况王举人这样的弱书生，所以他扭过头来，轻骂了声“淫妇荡娃”，也就做罢，正帽子理衣衫扣门，轻声道：“娘子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阿菲哥哥，门没有拴。你自进来。”虽然比着真真平常说话尖细些，确是真真无疑。王慕菲放下心来，门应他手推开。这个院收拾的实有几份像他松江府莫家巷的家。院子里一边是桂树，一边是梅树，难为真真怎么找来！王慕菲突然觉得心里头有些酸酸的。真真虽在妇德上有亏，也只私奔一条并青娥的亲事自作主张是为不贤良，别个都无话说。拿她合那姚氏比，十个姚氏捆起来都不如她一个手指头的。

这间院子却是三进，王举人生怕叫人看心，蹑手蹑脚进了门窗都下下帘子的正房，才晓得原来是一间雅致客厅，左边一间是书房，左边一间却是客座。当中一架大屏风，却是真真手书的苏东坡的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就是那仕女画儿，也像是真真的手笔，颇有几分吴道子的笔风，站在云头的那个仙女当风独立，衣袂飘飘。王慕菲站在屏风前赏玩一会，觉得比那松江第一画梅秀才还要好些，他越发觉得真真的好来，懊恼自己当初怎么就叫姚氏那个泼妇迷住了心窍，忍不住狠狠捶头。

“姑爷来了，小梅快打水！”怪腔怪调不似人声，王慕菲唬了一跳，寻声转过画屏，后堂画梁上挂着一架鹦鹉，正扑扇着翅膀撞纱窗，学舌：“姑爷来了。”

王慕菲忍不住一笑，伸出指头轻轻弹了一下鸟头。那鸟甚不乐意，扭头骂道：“臭小厮！”

王慕菲也不恼，笑道：“傻鸟，你记好了，我是你姑爷，王举人王慕菲！”

湘竹帘里好像传来一声轻笑，急切间听不出是谁。王慕菲想到真真几次见着他都对他没有好脸，这一声笑却是把他满肚子的怨气笑得冰消雪高融，都化作冰冰凉的蜜水。他忍不住喊道：“真真。”

数片竹叶被风刮落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竹帘轻轻的摇晃。一缕依兰香透出来。王慕菲久不曾享受这样的风情，直有误闯天宮之感。果然是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明明是数年的旧人，偶然偷上这么一偷，极是有趣。

王慕菲拉起帘子进去，当中一张铺了翠地蓝花桌围的圆桌上，摆着一碟红滟滟的杨梅，上头还洒着细盐。又有一碗冒着冰块的桂花酸梅汤。王举人赶了一早晨的路，滴水未进，正是口渴的时候，见了这样两件东西岂有不爱的。他拈了一枚杨梅到嘴里含着，却是有些酸。忙取了那碗酸梅汤吃。

虽是隔了一年没有吃上，滋味还是旧日那般可口。王慕菲只觉得从心尖儿甜到脚后跟，忍不住唤：“真真，真真。”

窗外那只死鸟学他：“整整，整整。”又是一声轻笑。

王慕菲只觉得小腹处似有火在烧一般，那话儿蓦地硬了起来，他心里也像烧着一团火，急吼吼顺着笑声进里间。

里间重重红绡纱帐，床头一只玉香炉正燃着一炉好烟，隐约可见床上卧着一个佳人，舒着玉臂，展着玉足，却是连小衣都不曾穿，只得用一张红绸被缠在要紧处。

王慕菲只觉得喉头发干，暗道：真真这个小蹄子想是旷的久了，今日必要叫她不住口的叫我好哥哥！左手甩了帽子，右手扒掉长衫。两只脚交替着踩掉云履。再走一步，已是赤条条如赤子一般。

真真是害臊，索性使被蒙面。谁知那张薄被挡住了上边却露了下边。玉雪可爱的两股交叠在一处，那王举人如何忍得住，就做了一个饿虎扑食的势子，扑在佳人的身上。

佳人扭得几扭，哼哼起来。王慕菲突然惊觉，真真在床上哪里有这样的花式，也无这等丰臆。难道是真真试他？他不知不觉就想推开身下的妇人，只是手搭

在妇人的肩上，虽是隔着绸被，也觉得如卧绵上，两只手不自觉就要去赏玩奇秀的双峰。

那妇人隔着被娇娇滴滴笑道：“傻子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你就不晓得贾后南风的故事么。”一双玉腿早缠住了王举人的腰。

王举人的头嗡的响了一声，喃喃道：“不对，我是来寻……”却觉得那处一热，耳畔又是嗡嗡一声。他就把真真随手抛到后墙去了。

这妇人以南风自比，果然是好手段。偏不肯把面上的绸被揭开。王慕菲猜她必是世家贵女，出来偷情又不想叫人晓得。虽然甚想揭开绸被瞧瞧，却是有心无力。耍了一会，正是得趣的时候，突然外头那只死鸟尖叫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！小梅，打水！”

第三章 扇子记(下)

王举人听得这句老爷来了，如遭雷击，一动都不敢动。那妇人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怕什么，他虽是老爷，还要叫我一声老娘呢！”绸被顺声揭开，露出一张深妆艳抹的脸来。如何一个浓艳法？也不过洗一回脸就要擦半匣儿滴珠香粉，使一整张胭脂，红是红，白是白，若是在戏台上这样妆扮起来，极是惹人爱的。

那妇人娇艳欲滴的红唇贴着王举人的脖子，轻轻擦来擦去，笑道：“好人，今日头一回相与，你还不晓得我的好处呢。”

王慕菲结结巴巴道：“大姐，原是我走错房门。”推开缠过来的一双玉手就要爬起。

那妇人恼道：“睡都睡过，你这般是为何？难道我张五娘是吃人白睡的不成？”一把拖住王举人的两条光腿，道：“你敢偷吃不认帐，休想！”扯开喉咙喊起来：“强奸呀，救命呀。儿子，你快来！”

王慕菲心里叫得一声苦也，尚真真，你为何将这七年的恩爱都付诸流水，我恋旧情约你一会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妇人居然这样陷害我！他用力挣扎，好不容易踢开那妇人爬到床下拾衣裳。冷不防四五个十八九岁的少年闯进来，手里提着绳索，七手八脚把王举人按住捆起，都笑道：“五娘，这人滋味如何？”

张五娘吓了一跳，恼道：“老娘本想合他结个朋友，偏他不识抬举，看他身上衣裳像是个有银子的主儿，告官去。你们去寻金捕头来。”缠着绸单过来，狠狠踢了王举人两脚，剥下他脚上的金镯子揣起，啐道：“这个东西烙得老娘生痛，枉费我使了合欢散跟依兰依兰香，半点用处没有！小哥儿，要么送官，要么私了。你自挑一个。”

若是见官记上这样一个风流罪过，他将来哪里能做官儿，王慕菲抵死不肯的，哼哼道：“私了，私了，吴县知县好不贪呢。”

张五娘合众后生都笑起来，道：“你倒不傻，晓得见官无好处，也罢，取你一件信物与你家做主的送个信儿去。”

王慕菲想到马三娘那张不怒自威的脸，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哆嗦，忙道：“我家就我一个人，通是我自家做主。要多少银子你说！”心里隐隐生疑，难道真是真真主使的？才动得一动，那麻绳勒着他的肉，极是疼痛。

张五娘冷笑道：“你哄我们是三岁毛伢呢，谁不知你家有个厉害娘子，若是真是你当家做主，老娘缠这被子做甚。”把他全身衣裳卷起，挑了最不值钱的顶新帽子道：“取这个帽子与他娘子送去，得一万两赎他回去。不然咱们见官。这几件衣裳都是新的，你们几个拿去换钱买酒吃去！”

众人把王慕菲捆在厅当中一根柱子上，各自走散。只有张五娘搂着一个少年又回床上去睡，百般戏法，说书的都不好意思说。只说那王举人原是大意吃了春药的，见了那妇人如何忍得，所以此事却怪不得他。若是不曾吃药，想来他还有些定力，不会这样容易上当。王举人也只那一回吃马三娘捆起轻轻打了二十大板，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头！他想到滴珠去了灵隐寺没有四五日不得回家，何等一个伤心了得。偏他在这里吃苦头受捆绑，一肚皮火气。

王举人细细想来，必是尚真真害他。可是尚真真为何恨他？她这样私奔的妇人，到哪家都是不得做正房妻室的。自己宠着她原是宠错了，弃掉她另娶才是正理，偏她这样计较，先叫他受满松江人笑话，他软了性气要去寻她和好，又不肯见，难道有钱了不起么，就要人低声下气去求你么。哪此这般越想越气，重又恨真真恨得咬牙切齿。

那去王举人家送信的人回来说起举人娘子不在家。王慕菲想起姚滴珠去杭州去了，还要好几日才能回来，再捱数日如何是好！就是回去合滴珠说，也没得一万两来赎他，倒不如把尚真真拉扯出来，或者可以脱身。想来这群人虽是合尚氏勾结，个个油头粉面，必都是爱钱的，没得他这样的穷人按住死抠不去找有钱的尚家。

是以听见里间几个人商议，他就大声喊道：“我娘子虽是不在家，隔壁的梅小姐却是我相好，必来求我的，她家银子十万也有。”

房里几个人听说十万两，相互对望。那张五娘想道：“托我们做这事的人只说要狠狠羞辱这个王举人，再叫他写个通奸的甘结。他家的银子随我们挤，还有一千两相赠。这群小猴儿们哪里见过十万两，莫叫他们坏了事。须要先审明白才是。”披着件紫红扣身衫儿出来，道：“与他碗水吃，提回咱们那里慢慢审。”就有人取了只大布袋把他驼到后门，抛到小船上运回他们的老巢。

张五娘去寻宋大娘，道：“大姐，我接下这单生意，却有些蹊跷，那个王举人家娘子本不在家，他说他合隔壁梅小姐有私，说十万两也有。”

宋大娘冷笑道：“就便是有私，原也是见不得光的。为着他自家脱身就把人家小姐拉扯下水，显他好名声儿呢。这个举人甚不是东西。与我吊在后院，我亲自去审他。”少时提着鞭子到后园去。

王慕菲早被解开绳子，两手系在两只铁环上，吊成一个太字，腰间那话儿因吃了点子药，正是威风凛凛的时候，宋大娘见了这样雄纠纠气昂昂的小兄弟，也有些害羞。叫人取块布替他系在腰间，反手一鞭抽在他的大腿上，喝道：“姓王的，咱们是做什么营生的，如今你已是晓得了。若是不老老实实叫你家娘子送银子来，我就切了你那话儿，送到海船上去做活。”

这一鞭比不得马三娘的板子含着丈母娘的情意，抽下去腿上立现手指头粗的血痕，痛得王慕菲尖叫一声，头一歪晕过去。

张五娘笑道：“这个后生实是无用。”取了一桶井水浇他。王慕菲哆嗦着醒来，一张脸早已青白。睁开眼看见两张浓妆艳抹的老脸，下意识叫得一声“有鬼！”